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四十七回 馬太監征頂陽洞 唐狀元配黃鳳仙

詩曰： 王母丁年跨鶴去，山雞晝鳴宮中樹。  
聖泉泱泱出宮流，宮使年年修玉樓。  
番兵去盡無射獵，日西麋鹿登城頭。  
天馬西下水子母，願借勺餘解救苦。

卻說王爺道：「那洞裡有三個宮主，須再得一員將官同去護衛，才為穩便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游擊都司胡應風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並不曾有寸功報主。今日馬公公前去，末將願領兵協同唐狀元護衛。」即時間，兩員將官、一位公公前去骷髏山頂陽洞。雖說有百里之遙。其實女人國腳步兒狹窄，只當得中國的三五里，一會兒就到了。到了不至緊，早已有個巡洞的女兵報進洞裡去。宮主問道：「來是男身，還是女身？」女兵道：「搖旗擂鼓，耀武揚威，都是個男身。」宮主道：「不知是哪裡人？」女兵道：「不像我們西洋的人物。」宮主道：「敢是南朝來的？」女兵道：「人物出眾，盔甲鮮明，想是南朝來的。」宮主道：「為首的是幾個？」女兵道：「是三個。」宮主道：「你看得真麼？」女兵道：「看得真。」三個宮主嘖嘖的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若只是一個，一贏兩飲，少不得碾酸。就是兩個，也還有一個落空，不免要聽些梆響。可的我們是三個女身，來的就是三個漢子，這卻不是天緣湊巧？」連忙的披掛起來，一齊上馬。金頭宮主居中，緊迎著馬太監。銀頭宮主居左，迎著唐狀元。銅頭宮主居右，迎著胡都司。

馬太監自不曾在陣上，看見金頭宮主人又來得凶，馬又來得快，劈頭一刀，他就措手不及，恰好的被他撈翻去了。唐狀元看見去了馬太監，心上吃慌，丟了銀頭宮主，來攢金頭宮主。哪曉得銀頭宮主閃在腦背後，把個九股紅錦的套索兒，一下子套倒個唐狀元。三個南將同來，一上手倒去了兩個，止剩得胡都司一人一騎。好個胡都司，抖擻精神，單戰銅頭宮主。銅頭宮主武藝且是熟嫻，都司心生一計，撥轉馬就走，銅頭宮主趕下陣來。胡都司想道：「他今番遭我手也。」帶住馬往後一抓，實指望這一抓，一天雷電旌旗閃，萬里雲霄日月高。哪曉得是個海底尋針針不見，水中捉月月難撈。原來銅頭宮主是個能征慣戰的，看見抓來，他連忙的使個鑽裡藏身，躲過去了，那一抓卻不空空的抓在馬鞍轡上！他又將計就計，帶轉馬望洞裡飛跑。胡都司只說是抓住了宮主，放心大膽追下陣去。銅頭宮主聽得胡都司的鸞鈴，看看近著，撲地裡兜轉馬來，一頭拳正撞著胡都司的臉。胡都司吃了一驚，連忙的挺上一槍，不想這一槍又被他一擊，掣到二五里之外，連胡都司早已被他夾在馬上，進洞而去。

只聽見金頭宮主洞裡鼓樂喧天，歌聲徹地。原來他搶了馬太監，不勝之喜，安排筵宴，叫過些歌姬舞女來，淺斟低唱，逸興顛狂，把個馬太監勸到小半酣，他自家已是大半醉。你看他兩隻手攔住了馬太監，做上一個嘴，叫上一聲「嫡嫡親親的心肝肉」，就要軟肉襯香腮，雲雨會巫峽。那馬太監嘖嘖的大笑起來。宮主道：「你笑怎麼？」馬公公道：「我笑你錯上了墳哩！」宮主道：「怎叫做錯上了墳？」馬公公道：「我雖然是個男子漢，卻沒有男子漢的本錢。」宮主道：「你怎麼又沒有本錢？」馬公公道：「我已割了的，故此沒有本錢。」宮主心上還有些不准信，把隻手去摸一摸，果真是個猜枚的弔謊，兩手都脫空。金頭宮主吃了一慌，問說道：「那兩員將官可有本錢？」馬公公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婦人不是好相交的，待我騙他一騙。」說道：「若講起他兩個來，我就要哭哩！」宮主道：「怎麼你就要哭？」馬公公道：「都是閻羅王注得不勻，他兩個忒有餘，我一個忒不足。」宮主道：「怎麼有餘不足？」馬公公道：「我沒有半毫本錢，他兩個一個人有兩三副本錢。」宮主聽說道有兩三副本錢，心裡就是貓抓一般，一下子撇了馬公公，竟白跑到銀頭宮主洞裡去。

只見銀頭宮主對著唐狀元，一人一杯，正在吃個合盞之酒。他起眼一瞧，果是唐狀元唇紅齒白，不比馬太監的橘皮臉兒。他心裡又想道：「這人像個有兩三副本錢的。」高叫一聲道：「你們好快活也！」銀頭宮主道：「你們又不快活哩？」金頭宮主道：「我的對子已經闖割過了，沒有本錢，哪裡去討個快活？」銀頭宮主就狠將起來。說道：「你只好怨你的命罷！你告訴哪個？」金頭宮主越發狠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惡人，豈不記得當初的誓願：有官同做，有馬同騎？今日之下，你有孤老，叫我就怨命罷！」銀頭宮主道：「你不怨命，我把孤老分開一半來與你罷！」金頭宮主說道：「你還講個分開一半的話。家有長子，國有大臣，先盡了我，剩下的才到你。」道猶未了，一隻手把個唐狀元就搶將過去。銀頭宮主道：「我到口的衣食，你劈口奪下我的。砍了頭，也只有碗口大的疤罷了。」兩隻手把個唐狀元又搶將過去。搶得金頭宮主性如火，膽似斗粗，就照著銀頭宮主的臉上狠地一拳。銀頭宮主急了，就狠地還他一劍。這一劍不至緊，早已把個餘頭宮主連肩帶背的卸將下來。銅頭宮主聽見兩個姐姐爭風，說道：「一人一個就夠了，怎麼又要吃個雙分哩？」自家跑過第二個洞裡來，只指望勸解他們一番。哪曉得大姐姐已是連肩帶背的砍翻在地上。他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向邊生，罵說道：「好賤人！你就只認孤老，就不認得個姊妹麼？」也是一刀，即也就送了二姐姐的殘生性命。這口刀是個戒手刀，若不長大，若不厲害，怎麼會送了人的殘生性命？原來二姐姐正扯著唐狀元上牀，通身上下脫得赤條條的，沒有寸擔，故此一時躲閃不及，卻就一命還應填一命，冤冤相報不爭差。

銅頭宮主殺了二姐姐，掀起被來，看見個唐狀元渾身上白白淨淨，嫩如玉，細如脂，雙眉鬥巧，口指誇纖，好標緻也。早已惹動了他那一點淫欲之心，拽下了二姐姐的屍首，叫聲左右的拖出去。他就捱上唐狀元的牀，攙住唐狀元的腰，親著唐狀元的嘴，叫一聲「乖乖」。唐狀元心裡也罷了。只見宮主腰眼骨上撲地一聲響，一股鮮血冒將出來。唐狀元只說是紅宮人到任，安排叫他起來淨一淨。落後仔細看時，只見腰眼骨上一個大窟窿。唐狀元吃了一驚，一轆碌爬將起來，披了衣服，出了洞門，卻只見馬太監手裡提著一口鋼刀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唐狀元，你看好刀哩！」唐狀元故意的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口刀，我只說是劈風月的斧子。」只見胡都司跑將來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口刀，我只說是個劈風月的斧子，險些兒掉落了陷人坑。」唐狀元問道：「這是哪個殺的？」馬公公道：「是咱看見他女郎兒打掃屍首，咱問他一聲，他告訴咱這一段緣故，咱就闖將進來。」胡都司說道：「閒話少敘罷，營裡等著聖母泉哩！」三個人取了泉，跨上馬，喜孜孜鞭敲金鐙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聲。見了王爺，王爺萬分之喜。把聖母泉送與劉先鋒，給散五名軍士。聖母泉果是有靈，不出三日之內，舊病痊癒。王爺道：「劉先鋒的病體幸而痊可，只是鄭元帥還不見個信音。這如今帳下哪一員將官領一支軍馬，前去打聽一遭？」道猶未了，帳下閃出一員將官，戴一頂二氣的大盔，穿一領密魚鱗的油渾甲，繫一條玲瓏剔透的花金帶，使一桿單邊鋒快的抹雲槍，騎一匹鳳苑天花的奔電赤，朝著帳上打一個拱，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領兵前去，少效微勞。」王爺抬頭視之，原來是征西游擊將軍黃彪。王爺道：「此處雖是個女人國，其實的女柄男權。黃將軍，你不可看得他容易。」黃彪打一個拱，說道：「謹依遵命，不敢有違。」辭了元帥，跨上征鞍，領了軍馬，逕投女人國而去。行到白雲關下，早有個女總兵領了一支女兵女卒，騎一匹胭脂馬，挎一口繡鸞刀，你看他：

臉不搽鐘乳粉，鬢不讓何首烏。不披鱗甲不玄胡，賽過常山貝母。細辛的杜仲女，羌活的何仙姑。金鈴琥珀漫相呼，單門車前子路。

女總兵抬起頭來，只見南陣上的將軍，也不是個等閒的：

地下的大肚子，天上的鎮南星。威風震澤瀉豬苓，神曲將軍廝稱。小瓜萋誰桔梗，浮瞿麥散川荊。神槍皂角掛三稜，梔子連翹得勝。

女總兵心上也有半分兒懼怯，提起膽來高叫道：「來將何人？早通名姓。」黃將軍道：「俺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征西游擊大將軍黃彪是也。你是何人？敢來和我比手？」女總兵道：「俺西牛賀洲女人國國王駕下護國總兵官王蓮英是也。你還不曉得我

老娘的手段，你敢在這裡誑嘴麼？」說得個黃將軍一時怒髮，劈頭就是一槍。王蓮英也盡憤熟，復手就是一刀。一往一來，一上一下，大戰二〇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王蓮英心生詭計，撥轉馬跑回陣去。黃將軍殺得怒髮衝冠，大喝一聲道：「殺不盡的賤人，哪裡走！」剛剛的趕上三五〇步，王蓮英手裡取出一個小小的鐵桶兒，念了幾句，只見鐵桶裡一道黑氣沖天，那黑氣落將下來，就纏在黃將軍的身上，左纏右纏，哪裡是個黑氣，原來是個蠶口裡抽出來的細絲，把個黃將軍就像纏弓弦的一般纏將起來。饒你就是勇賽關、張，也只好束手聽命。一伙女兵抬著黃將軍去了。

南陣上的軍士報上王爺。王爺道：「帳下哪一員將官領兵再去？」道猶未了，閃出狼牙棒張柏來，鋼鬚亂戳，虎眼圓睜，應聲道：「末將願領兵再去。」王爺道：「務在小心，免致疏失。」張柏道：「末將敢不小心！」帶過烏錐馬來，飛身而上，跑出陣去，迎著王蓮英，只是一蕩狼牙棒，連搗幾搗。王蓮英看見張將軍就像煙燻的太歲，火燎的金剛，好不怕人也。又見他的狼牙棒重又重，快又快，兩點的一般下來。他自家曉得支架不住，連忙的撥轉馬，連忙的取出鐵桶兒來，連忙的念動咒語，連忙的纏著張狼牙。張狼牙大怒，脫又不得脫，急又急不得，高叫道：「潑賤人！你怎麼這等歪事纏我？」又是一伙女兵把個張狼牙抬將去了。

王蓮英一連拿了南朝兩員大將，心下要留一員做個佳偶，卻又想一想說道：「南朝的人物第一標緻，若只是這兩官卻不怎的。一個臉如鍋底，一個面似薑黃，都不中我的意，不如且送上國王，表我的功績，看後面何如，再作道理。」送上國王，國王也不中意，吩咐寄監。

王蓮英再來討戰，藍旗官報上中軍。王爺道：「似這等一個女人國，一日輸一陣，兩日輸兩陣；一陣輸一員將，兩陣輸兩員將，卻怎麼還選得大國？卻怎麼還取得國寶？好惱人也！」唐狀元看見王爺吃惱，打一個拱，說道：「末將願領兵出陣，擒此女總兵。」王爺道：「已經輸了兩陣，全在一陣成功，你卻不可造次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仰仗元帥虎威，一戰必克。」道猶未了，擂鼓三通，一聲信炮，唐狀元綽槍上馬，直奔王蓮英。王蓮英看見個唐狀元清眉秀目，杏臉桃腮，三絡鬚鬚，一堂笑色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將軍才是我的對子。」問道：「來將高姓大名？願求見教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你這三絡梳頭，兩截穿衣，不識時務的潑賤貨，哪裡認得我武狀元浪子唐英。」王蓮英聽見說「狀元」二字，愈加滿心歡喜，想道：「五百名中第一先，花如羅綺柳如煙。綠袍著處君恩重，黃榜開時御墨鮮。世上只有狀元是個第一等的人，我今日拿住了他，盡晚上和他驚交鳳友。到了明日早上起來，我就是狀元奶奶，好快活也！」心裡只在想著快活，也不曉得手裡的刀怎麼在舞，也不曉得座下的馬怎麼在跑。猛然間收轉神來，只見唐狀元的槍漫頭劈面，兩點般凶。好個王蓮英，連忙的下陣而走。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女人又不曾廝殺，怎麼會敗陣而走？莫非是個詐敗伴輸，賺我下去。只一件來，我若是不敢趕他，便羞了我狀元二字。」狠著一鞭，趕將下去。眼見王蓮英手動，眼見王蓮英手裡出煙，唐狀元曉得是個術法，照著黑煙頭上戳他一槍，試他是個甚麼出處。哪曉得那個煙都是扯不斷的，反把個槍帶將上去。唐狀元去了槍，連忙的補上一箭。箭還不曾離弦，弓還不曾拽滿，兩隻手恰好是纏做一隻，一個人恰好是纏做個半個。怎麼一個人纏去了半個？原來有手動不得，有腳走不得，有本領使不得，這卻不是半個？又是一伙女兵抬將去了。

王蓮英得了唐狀元，心中大喜，吩咐女兵：「逕送到我自已府中來。」眾女兵抬進了府門，放在堂下。王蓮英親自下來，解了繩索，請升上座，拜了兩三拜，說道：「適來不知進退，冒犯了將軍虎威，望乞恕罪！」唐狀元道：「殺便殺，砍便砍，有個甚麼冒犯不冒犯！」王蓮英道：「狀元差矣！二世人身萬結難。死者不能復生，你何輕生如此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。你這賤人曉得甚麼！」王蓮英又賠個笑臉，說道：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千里姻緣似線牽。賤妾不才，願奉將軍枕席，將軍意下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休要胡說！吾乃天朝上將，怎麼和你蠻邦夷女私婚？」王蓮英道：「狀元，你休小覷我夷邦。你若是和我結為姻眷，頭頂的是畫棟雕樑，腳踏的是金階玉砌；思衣而有綾絹千箱，思食而有珍饈百味；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。不但只止於此，你若是有心對我，朝中還有甚麼人？你就做得女兒國的皇帝，我就做得正宮皇后娘娘。」唐狀元聽他說道甚麼穿衣吃飯，已是有九分不快；卻又聽見他說到朝中還有甚麼人，他心裡就有〇分吃惱，想道：「這個女人是個無父無君之賊。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」站起來照面啐上他一口吐沫，喝一聲：「哇！你這大膽的潑賤奴，敢胡言亂道如此！鳥獸與我不同群，你快殺我！你不殺我，我便殺你！」這一席唐突，把個王蓮英羞得滿臉通紅，渾身是汗。自己不好轉得彎，叫左右的推出去梟取首級。把個唐狀元即時推在階下。

早又有一女將，原日也曾中過狀元，只因御酒三杯，掉了金鐘兒在地上。女王大怒，說他慢君，把探花王蓮英升做狀元，把他貶做司獄司一個大獄官，姓黃名鳳仙。黃鳳仙雖是女流之輩，文武兼全，才識俱足。他看見唐狀元人物齊整，語言秀爽，心裡想道：「此人器宇不凡，終有大位。俺不免設一小計，救他出來，這段姻緣在我身上，也不見得。」連忙的跪著稟道：「來將理雖當斬，但南朝船上有個道士，名喚引化真人；有個和尚，名喚護國國師。我們卻不知他的本領，不知日後的輸贏。依小將愚見，留下此人，同前番兩個一齊監候。倘或南船上大勝，有此一千人是個解手。若是南船上大輸，拿了道士、和尚，一齊處斬，未為遲也。」黃鳳仙這一席話，有頭有尾，有收有放，怕甚麼人不聽？王蓮英即時依允，說道：「你帶去監候著，只是不可輕放於他。」黃鳳仙說道：「人情似鐵非為鐵，官法如爐即是爐。怎麼敢輕放於他。」逕自領了唐狀元，送在司獄司監裡。

唐狀元見了張狼牙、黃游擊，各人訴說了一番，都說道：「那妖精不知是個甚麼東西，沾在身上如膠似漆一般，吃他這許多虧苦。」唐狀元又問道：「鄭元帥在哪裡？」張狼牙道：「說在甚麼南監裡。」道猶未了，黃鳳仙進監來陪話。三位敘一番話，奉一杯茶。唐狀元道：「適蒙救命之恩，謝不能盡；又蒙茶惠，此何敢當？」黃鳳仙道：「說哪裡話。就是我總兵官，也原是好意。只因語話不投，故此恩將仇報。」張狼牙道：「也未必他是真心。」黃鳳仙道：「男有室，女有家，人之大欲，豈有個不真心的？」張狼牙道：「假如尊處偏不願有家哩？」黃鳳仙道：「非媒不嫁耳，哪有個不願有家之心？」張狼牙的口快，就說道：「既是尊處願有家，我學生做個媒也可得否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只要量材求配。」張狼牙道：「尊處也曾中狀元，就配我唐狀元這個，豈不是量材求配？」黃鳳仙道：「只怕唐狀元嫌棄我是個夷女，羞與為婚。」唐狀元低了頭不講話。黃鳳仙道：「唐狀元，你不要嫌棄賤妾。若是賤妾配合於你，我總兵官之法，立地可破。」唐狀元心裡想道：「若是依從於他，是個私婚夷婦之罪。若不依從於他，他又說道會破總兵官術法。也罷，元帥在此不遠，莫若請出他來，憑他尊裁，有何不可？」卻說道：「既承尊愛，非不遵依，你只請出我鄭元帥來，我自處。」黃鳳仙即時開了南監，取過鄭元帥來。三位將官草率相見，大家告訴一番。元帥道：「這如今都陷在這裡，怎麼是個了日？」張狼牙道：「可恨那總兵官的妖邪術法，不知怎破。」元帥道：「哪裡去尋主破頭陣來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此一位獄官，姓黃，雙名鳳仙，他曉得嚴個破陣之法。只是他要配合唐狀元，方才肯說。」元帥道：「既如上比，公私兩利，有何不可？我這裡主婚。」張狼牙道：「有了元帥主婚，愈加妙了。唐狀元，你可拿出聘禮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腰裡有條玉帶，解下來權為聘禮。」即時兩家相見，兩家結納。元帥道：「你二人還轉私衙裡去，恐怕監裡別有耳目。」二人應聲：「是。」黃鳳仙領了唐狀元，歸到私衙裡面。此時已是三更天氣，兩個歸到洞房：

水月精神冰雪膚，連城美璧夜光珠。

玉顏偏是書中有，國色應言世上無。
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隱繡模糊。

何當喚起王摩詰，寫作和鳴鸞鳳圖。

到了明日早上，唐狀元依舊進監。黃鳳仙正梳洗。只見總兵官了一個飛票：「仰獄官黃鳳仙火速赴府毋違。」黃鳳仙接了飛票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恐怕泄了昨晚的機關。這正是：為人莫作虧心事，半夜敲門心不驚。黃鳳仙跑到總兵官府裡，跑到丹墀裡也還戰戰兢兢。只見總兵官說道：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你與我備辦下三百擔乾柴，灌上些硫磺礮石引火之物，到東門外搭起一個柴篷來，把南朝三個將官和昨日那一個太監一齊捆縛了，丟在篷上燒化了他，才泄得我心中之恨。你用心前去，不可有違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敢不欽遵！」出了總兵官府，來到監中，把個乾柴烈火的事說了一遍。一個元帥，三位將官，都吃了一驚，都說

道：「事至於此，都在黃鳳仙身上。」黃鳳仙說道：「但有吩咐，我無不奉承。只是倉卒之間，你們眾人商議一個良策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捆縛之時，都用個活扣兒，我們好一扯一個脫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就是個活扣兒。」人，你就當先開路。」黃鳳仙道：「就是開路。」張狼牙道：「赤手空拳，走也沒用。須得副鞍馬，須得副披掛，須得副兵器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這些事都是一套的，只用一計較。」張狼牙道：「甚麼計較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黃夫人，你見總兵官，只說我南朝人不怕死，只是不肯遺下這些披掛、鞍馬、兵器在這裡。若是一齊燒了，他便死心塌地。若是留下了他的，他就做個魍魎之鬼，吵得你晝夜不寧。總兵官問你怎麼燒，你就說道各人的物件，擺在各人面前，省得他明日死後，又來鬼吵。」黃鳳仙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即時去見總兵，報道：「柴篷俱已齊備，請元帥鈞令，取出南朝將官來，以便行事。」總兵官發下軍令：「取過南朝鄭太監、黃游擊、張將軍、唐狀元一干將帥，嚴加捆綁，押赴東門外，不得疏虞，取罪未便。」

畢竟不知押赴東門怎麼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